

青春岁月



告别军营的那一刻

□许双福 文/图

1982年10月，三年的服役期就要到了，从心底里，的确很激动，很兴奋，三年没见父母了，有些归心似箭。

想想对部队有多少感情，还真难说留恋什么。部队驻扎在西北边陲，整日的战备值班，天天训练。环境极其恶劣，有这样的顺口溜概括了这里的境况：“上山山连山，下山荒沙滩，营房周围无人烟，凄凉不可观。”“风吹石头跑，出门兵见兵，进门兵碰兵，和尚多尼姑少。”的确如此，这里连个老百姓都见不着，除了军人就是军人，感觉就是枯燥寂寞，当时国家的物质生活匮乏，部队也不例外。

射击预习，一趴就是一天，跟上刑一样的难受。野营拉练，一走就是几十公里，所带的负重近百斤，有时候真想把它扔了不背了，军令如山又不敢违抗。野炊时，刚盛到碗里的饭，一阵风过来一层沙子覆盖到米饭上，得强吞食下去，你会体会到什么叫饥不择食，渴了连水都找不着，即便找到了，也是一汪水坑是浑浊的泥水，在大漠戈壁有这样一汪水坑在人们心目中，它犹如广袤的绿洲，就是希望，谁还管它干净与否，拿着刷牙缸子抢着喝。

部队有个传统：“冬练三九，夏练三伏”。在进行分列式训练时，是最让人难熬的，冬天的零下二十好几摄氏度，不允许戴手套，手与钢枪的接触，血肉之躯可与钢铁对抗，等回到房子里，被冻僵的手慢慢缓过来，那个疼呀！真是无法形容。为了缓解疼痛，把手放到嘴巴里使劲

咬住，有时让人无法忍受，又真想大哭一场。为了改善连队的伙食，每个连都有自己的菜地，我们连的菜地离我们连的驻地有十来公里，每次到菜地干活，在沙漠戈壁上跋涉，到了菜地劲都用到路上了，把活干完了人已是筋疲力尽，返回时，再看大家个个是疲惫不堪，队不成队，列不成列，拖拖拉拉的往回走，想想这些真是不堪回首。

全连集合，连长宣布退伍命令，当听到自己的名字时，一种留恋在心头升起。不到一星期就要离开有过痛苦，有过快乐的部队了，心绪很复杂，看着曾经朝夕相处的战友，很多人都是闷闷不乐，少了几分嬉闹，多了几分伤感。看着营房周围的沙漠戈壁和寸草不生的大山，是那么的熟悉，那么的亲切。爬上山顶鸟瞰营区，真不想离去。每次训练回来，一身的尘土唱着军歌，雄赳赳气昂昂的样子，是无比的自豪，这就是军人的本色，这一切即将成为过去。

团里的车来了，我们即将踏上返家之途，战友们再也无法克制离别之情，抱作一团泣不成声，谁都不肯松开，是眼含泪水的干部们硬将我们拖上车，战友们边哭边追赶我们，有的甚至摔倒爬起来继续追，最后抱着头跪在路上。此时才感觉到什么是友情，什么叫离别。

在部队所学到的东西让人一生受用，和战友们离别时的情景总是挥之不去，牢牢地刻在了心里，每每想起这段离别的情景，双眼总是一片模糊，一股热流从脸颊流过。



一年四季中，我唯独对冬季情有独钟，很多人都不理解。因为，每到这个季节，我的心中总会有一段往事在弥漫。每当想起那段往事，我的心情就特别舒畅，很多人都说我幸福，在我看来幸福就是记忆中有值得回忆的内容。

父亲的糖葫芦就是我自己的参照。能够得出这么让人吃惊的结论，是在经历了人生的苦辣酸甜之后的结果。我是一个喜欢怀旧的人，没事的时候总会把往事翻捡出来供自己欣赏并打发那些难耐的时光。小时候最幸福的事

家庭相册

难忘父亲的糖葫芦

□刘卫杰 文/图

是能吃上既甜又酸的冰糖葫芦，那长长的竹扦子把一串的红色果子穿在一起，顿时激起了我无限的食欲，在我童年所能理解的范围内，糖葫芦是一种美好与幸福的象征。因为，当时家里穷，根本买不起。只有到过年过节的时候，父亲才能够给我们几个姐妹做。那个时候，我们特别盼着过年过节，只有这时父亲才能给我们蘸糖葫芦吃。

经过一系列的程序，糖葫芦终于整齐地躺在盘子里，我们姐妹几个便开始品尝起来。我们都知道，糖葫芦里面有无穷的父爱在洋溢，那酸甜的滋味不正是对

我家清贫却幸福的生活最真切的诠释吗？于是，一连几天，我们都会很快乐，因为冰糖葫芦改变了我们的心情，也逐渐在我们的心中留下了永远都抹不去的印痕。就这样，我们把期望又寄托了下一年。年复一年，日复一日，我们渐渐地走过童年的门槛，大踏步地走在求学的道路上。每年我们都做着与冰糖葫芦相关的梦幻，我们的梦幻也在不断的实现中被拉得老远。

如今，我已经走过学生时代，成为了一名人民教师。可是那些挥之不去的记忆却始终拍打着我的夜晚。

工友情怀

我的白铁师傅

□王建成 文/图

游师傅虽然称师傅，但实际上很年轻，当时只有二十四五岁，比我大几岁。因为从小就做手艺，说是家传的，已有10多年的经历。他中等微胖身材，人生得白净，眼睛大大的，长年剃着一个平头。书虽只读小学三四年级，但谈吐却像个斯文人。

游师傅有手艺，人缘很好，厂里上上下下都喜欢他，全厂上下都叫他“游师傅”。

见我到来，游师傅很高兴，说：“你如肯学，我就把全套手艺都教给你！”

与游师傅相处一段时间，我发现他的手艺确实很好，做事娴熟利索。他教得认真，往往是他做好一个东西后，叫我按他的样子做，不懂就问。白铁工看似简单，学起来却不容易，是个纯粹的手艺活。做每样东西，要先画个图样，量好尺寸，用铁皮下料，裁剪、敲打、铆边、镶接、锡焊等等。每个环节都不能马虎，否则就影响成品。那天，车间送来几个会漏的油桶，游师傅不在，我接过焊好后让人拿去。可是过了一会，人家又拿回来说，还是会漏。这时游师傅回来了，他一检查，发现是底边上没有焊好，就马上焊好让人家拿去。人走后他对我说：“做手艺就是做人，一定要认真。人家看你做的东西好坏，就知道你这个人的怎么样。”这句话意味深长，让我几

十年一直记在心里。

在白铁组我干了3个多月时间，厂里抽我去江苏苏州造漆厂学习涂料生产，让其他人来给他做徒弟。那天，我向游师傅告别时，他似乎有些惋惜，说：“你本来可以学得很好，可是厂里要调你也没办法。”情意绵绵，我听了很感动。

三个月后我从苏州造漆厂培训回来，一天晚上，我和游师傅一起值班。我们谈了一晚，谈了很多，他还是说：“如果你学白铁就好，你好学肯做，为人老实，我的手艺也有一个好传人！”游师傅的话让我很感动，我也很感激他，他等于是我在工厂第一位正式的师傅。

1982年10月，我调到县总工会机关工作。后来，游师傅因为婚姻不顺回老家邵武去了，我就再没有他的任何音讯。直到前段时间《闽北日报》介绍老手艺，刊登了他的相片和介绍，一下让我想起他的许多往事，唤起了我对以前工厂的许多回忆。从介绍中我知道他的大体情况，他在回邵武后和人家一起合开了一个白铁店，直到2013年初退休。

人生记忆的东西太多，白铁师傅游师傅就是我年轻时在工厂最好的回忆之一。我想，什么时候我会去邵武看看他，了却一下人生的思念和感激之情！



岁月流逝，我离开工厂已近40年，常常回忆起当工人的日子，也自然想起我的白铁师傅——游继善。

1977年3月，我中学毕业不久，经人介绍来到了县香料厂，当时又叫造漆厂，生产香料也生产油漆，所以一个工厂两块牌子。我先是在机修班打杂，给师傅们锯锯工件，搬运材料。这是粗工，没有什么技术可学。

那天，领导找我，叫我去白铁组学白铁工。因为厂里生产的油漆成品是用白铁桶和白铁箱装，白铁工作任务很重。白铁组人又少，只有一个师傅，每天要赶做加工很多箱桶出来，所以领导叫我去。对我说：“你这么年轻，不到20岁。去学一门手艺很好，将来就是厂子不好了，到社会上靠手艺也能赚到饭吃！”

就这样，我来到了白铁组，见到了游继善师傅。

征稿启事

您有铭记激情岁月的老照片吗？您身边发生过感人至深的工友故事吗？您和工会发生过哪些有趣的事情？如果有，那就用笔写下来，为我们投稿吧。

投稿要求如下：

图片故事——以有趣的照片为由头，讲述您与照片有关的故事。可以是今天的故事，也可以是昨天的故事（每篇1至4张照片均可，800字左右。请注明您的真实身份）。

工友情怀——以真实的工友间发生的事情，表达工人阶级的

互助情感（每篇800字左右，要照片）。

工会岁月——以照片为由头，讲述自己的工会工作经历（以一个故事为主，800字左右，有1至3张相关图片）。

青春岁月——讲出您青年时的小故事并附相关图片。每篇500字左右，署名可尊重您的要求。

家庭相册——以家庭照片的形式讲述您和家人的小故事（每篇300字一张图）。

本版热线电话：63523314
本版邮箱：ldwbgh@126.com
本版面向所有职工征集稿件